

時光
是顆糖
T I M E

我或归来

上册

WOYU
GUILAI

筱露
作品

那些青涩的、甜蜜的、悸动的都是青春
但那青春里的、梦里的、藏着的却都是你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内容提要）

（作者介绍）

（译者介绍）

（出版说明）

（目录）

筱露
作品

我或归来

[上册]

WOYU
GUILAI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或归来 / 筱露著.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7-5552-7452-0

I. ①我… II. ①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7920号

书 名 我或归来

著 者 筱 露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林祥

责任校对 耿道川

特约编辑 时 瑜

装帧设计 蒋 晴

照 排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开 (880mm×1230mm)

印 张 15.5

字 数 35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7452-0

定 价 55.0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畅销·青春文学

目 录 [上册]

楔 子	1
第一章 风起徐徐	3
第二章 旧日时光	38
第三章 铁骨铮铮	69
第四章 言归于好	102
第五章 千言万语	131
第六章 醋意横生	162
第七章 军人使命	191
第八章 此生之幸	225

目 录 [下册]

第 九 章 万般思念	253
第 十 章 万丈柔情	276
第十一章 披荆斩棘	306
第十二章 家国两全	336
第十三章 最好的你	363
第十四章 争取未来	391
第十五章 不忘初心	417
第十六章 我或归来	447
番 外 一 岁月静好	468
番 外 二 心意长存	475
番 外 三 安定希望	481
后 记	487

楔子

苏安希在急诊科这些年遇到过不少奇葩的病人和家属，抛开生离死别不谈，印象最深的应该要数一年前的一个夏夜，一个男人被送进了医院。

那晚是她接的诊，撇开这男人一身的皮外伤不说，骨裂、内出血的情况显然更严重。

瞧着这男人块头也算颇为壮硕，居然弄成了这副模样？

苏安希一边进行诊疗，一边没来由地多嘴问了一句：“你这伤……跟人打群架还是见义勇为？”

男人疼得龇牙咧嘴没搭腔，神色却略微有些尴尬。

直到而后惊动了派出所，她才知道为什么这个男人神色不自然，且不肯透露一字一句。

因为……丢脸。

他这一身伤不是打群架，更加不是见义勇为，而是被前女友给揍了，人家姑娘是跆拳道黑带，下手狠了点儿。

后来这件事成了急诊科女医护人员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说那男人被揍得好啊，这种渣男骗了人家的心，骗了人家的身，还骗了人家的钱，拍拍屁股就想走人，杳无音信，实属渣滓中的渣滓。幸好，苍天有眼，渣滓又

撞上了被骗的那位前女友，然后被打了个半死。

聊着聊着，越发兴致盎然，大家开始说起自己再遇前男友的情形，再聊下去话题自动切换到了再遇初恋。

关于初恋，有的人侃侃而谈，有的人一笑置之，有的人咬牙切齿，有的人愤然离席。

“苏医生，你呢？”有人好奇地询问。

那个时候的苏安希没有上述任何一种反应，而是淡然一笑，摇了摇头，回答得是那般云淡风轻。

“没再见过。”

是啊！这么多年，一次都没见过。

她与他，叶落两端，各自安然。

这样，也好……

可是，你说这么多年来想过没有？

想过，也思忖过。

或许还会有再见面的一天，何时？何地？何种情形都在脑海里上演过千百遍。

她幻想过无数种重逢相见的画面，但绝对没想过会是眼下这番……

混乱不堪，蓬头垢面……

没曾料想，九年后的今天，会再遇见他。

没曾料想，本以为远在千里之外的他会出现在这样的蜿蜒山路处。

没曾料想，他的黑色作战靴停驻在她眼下方的那一刻，她的情绪仍旧不受控制地要暴跳如雷。

更没曾料想，他对她说出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别挡了，没穿衣服的样子都见过。”

徐戡，九年过去了，你还是一如既往地……浑蛋。

第一章

风起徐徐

去往边陲方泉市的路上一直在下雨，据说这雨下了有两天了。

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卖力地工作着，刮出一道道水痕，片刻清晰后又被一滴滴晶莹的雨滴所粘住，十分孩子气。

大巴车里的医护人员一个个都提不起精神来，这蜿蜒的山路把他们折腾得像是霜打了的茄子。

彼此心里不约而同地开始默默祈祷：快点儿到吧，别再转悠了。

骤然，一声巨大的声响划破天际，震动了大地，也惊醒了车里的所有精神萎靡不振的人。

一个急刹车，杀了大家一个措手不及。

苏安希被惯性往前一甩一震，额头砰地栽在前排的椅背上，痛得她龇牙咧嘴，闭眸啜了一声。

待她缓过劲儿，才一边扶着脖子一边坐起身来，与此同时，便听见耳边有人大声喊道：“出事儿了，快下车，救人！”

一跳下车，就看到了令人惊恐的一幕。

前方的路已经被大石块和碎石、泥土拦腰挡住，而一辆汽车被碎石和泥土埋了大半截，庆幸的是已经有人过去照料，似乎没有重大伤亡。

再看另外一边，那就可以说是惊险万分了。

那辆在崖边的越野车应该是因为躲避塌方，加上本身道路湿滑，惊慌之下没把控好方向盘，冲出了道路。此时此刻，小半个车身挂在山崖边上摇摇欲坠，车内是鬼哭狼嚎，呼叫连天。

苏安希大大的眼仁瞪得像铜铃，快速扫了一眼，只见那车十分凶险，稍有差池百分之百会掉下去。

她用手背擦了擦脸上的雨水，直接快速跑了过去，站立在前方，神色严肃且认真地观察着那辆车此时此刻的状态。

车头几乎是已经半垂挂在山崖边，幸亏后轮还扎在乱石堆里，加上被撞断了的几棵小树，刚巧帮车子借了力，这才没直接坠落山崖。

“救命啊！救命啊！”车里的人不敢动，连喊救命的声音都是颤抖的，带着哭腔，“我不想死啊，求求你们，救我们啊……”

“已经通知警方了。”护士小王跑过来对大家说道。

苏安希看向身边年过半百却依然神采奕奕的男人，对他说：“张副院长，等救援的话，我怕这车可能撑不到他们来。”

张副院长没说话，默默地点了点头。

“那我们几个，再叫上其他的男同志帮忙一起合力把车拖上来？”张副院长身边的廖志平医生提议。

他的话音一落，身边的其他人便点头附议。

“不行。”张副院长和苏安希异口同声。

廖志平不明所以，其他人也弄不明白，齐齐盯着两人看。

廖志平问：“为什么？他们现在的情况，只要里面的人一动，铁定会掉下去，到时候车毁人亡啊！”

张副院长摇了摇头：“我们赤手空拳的根本没办法把车弄上来，想稳住这辆车都不行，到时候恐怕稍有不慎，伤亡更大。”

“那怎么办？”有人看向他们几个穿着军装的男女，继续说道，“你们是军人，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苏安希一听，好笑地看向这位人民群众，半晌才回他一句：“我们是军人，不是神人。”

男人见这位虽然有些狼狈却依然美得耀眼的女军人以一副冷漠的模样怼他，突然生出一种不能认输的莫名心思，随即招呼几个哥们儿：“他们

当兵的不救，咱们救。”说着就要撸袖子上前，展示自己的男子气概。

岂料这人还没碰着车，就被张副院长厉声喝止：“小伙子，别乱动，你们会害死他们的。”

他的话音刚落，那卡在崖边的车子就微动了一下，吓得车里的人哭爹喊娘，同时也确实吓到了要强出头的那个男人和他的朋友们。

那男人一双眼眸不偏不倚地盯着苏安希：“那现在怎么办？干等着啊？”

苏安希压根儿连个正眼也没给对方，而是面向张副院长说：“我刚刚看了一圈，肯定是等不到救援了，不如让我试试。”

“人命关天，你有把握？”张副院长定睛看着苏安希，问得很是郑重。

苏安希摇了摇头，勾了一下唇角，回答道：“说实话，没太大把握。”

她这一句没太大把握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瞠目结舌，面面相觑。

随后又听见这位漂亮的女军人清亮的声音继续响起：“现在救，可能还有一半的生存机会，等救援，就算救援队飙车过来估摸着至少也得半个多小时，运气好的话，有百分之十的可能等得来救援队。”

她的话音刚落，一棵小树被压断弹起，车子又下滑了一下，车内外的人全都不受控制地大声尖叫起来，尤其是车内的声音，比任何一次都要凄厉。

“救我们，救我们！”车里的人虽然看不见车外的人，可是能隐约听见车外人的救援方案，反正已经这样了，与其等死，不如赌一把，“我们听你的，你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不想死啊！”

车里的其他几个人也是这么一致地回应着外面的人。

苏安希瞧着张副院长，没说话，似乎在等他的意见。

也没别的办法了，张副院长点点头，对苏安希说：“量力而为。”

苏安希又看向其他人：“如果大家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就按我的方法试一试，希望各位同志能够配合。”

其他人也都默默地点了点头，默认了这个方案。

其实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既然等待被救的人都相信她，大部分的人不过是被困在这儿的过路人，没道理再去发表自己的意见，这要是万一出了

事，得担责任的，反正有这些军人在，救人是军人的义务，他们作为老百姓负责配合这些军人就好。

苏安希见大家没意见，于是开始救援行动。

“谁车里有救生绳？”她问。

“我有。”有人举手。

“赶紧拿来。”

苏安希又问：“有没有纸和笔？”

“我这儿有。”一位姑娘从包里翻出纸和笔。

苏安希接过来就开始在纸上计算，随即走到山崖边离车最近的安全地段开口对车里的人道：“千万别乱动，告诉我你们坐在什么位置，身高，体重……”

车里的人一边说，苏安希一边快速在纸上计算，不多时，她嘘了一口气，看向身边的几个男人，说：“一会儿听我的口令，你们合力帮忙尽量稳住车尾。廖医生，你跟我过去递绳子。”

廖志平一听一脸惊恐，食指指着自己半天说不出话来。

苏安希把纸和笔往地上一扔，接过绳子递给廖志平，粲然一笑：“廖医生，是时候展现你的英雄气概了。”

一切准备就绪，苏安希开始指挥：“后座打开左边车门，一个一个慢慢出来，记住动作一定要缓慢，大胆一点，对，打开车门，别怕……好，听我说，先迈左脚，重心不要往前倾，身体尽量往下压……”

后座的两个人按照苏安希的指挥，成功地半爬着出来了。看到这一幕的人都明显如释重负了许多，揪着的心也松了一半，唯独苏安希，脸色越发沉静和紧绷。

“绳子。”苏安希屏气敛息，一抬眼，毫不犹豫地朝着廖志平喊道。

廖志平一秒都不敢耽搁，立即递过去绳子，瞧着苏安希一脸的面无表情，他小声询问：“你到底行不行？别逞能啊！”

苏安希没搭理廖志平，而是一把拽住廖志平的手，给他递了个眼色，而后缓慢地走到后车门边，特别小心翼翼地探身，伸手，往里递绳子。

她一边递绳子进去一边对驾驶座和副驾驶座上的人说：“你们千万别着急，慢慢地往后伸手，对，拿好，行了，姑娘，你把绳子递给你旁边的同志，系腰上，一定要系紧。”

“好了，打了死结。”副驾驶座上的男人哆嗦着回答，男子气概在面对生死关头时早已荡然无存。

“姑娘，现在开车门，别怕，幅度小一点，对，就这样……”苏安希见驾驶位的车门开了一条缝，继续吩咐，“现在把绳子慢慢地递出来。”

苏安希成功接住绳子，松开廖志平的手，将绳子递给他：“你拿过去给他们，不用管我。”

“你确定你没问题？”

廖志平眼前的苏安希所在的位置也十分危险，稍有不慎，整个人就会掉下去。

“我虽然是一个医生，但也是个军人，你这是怀疑我的体能？”苏安希语调特意显得云淡风轻，还微微一笑缓解此刻的紧张气氛。

廖志平见苏安希的模样，无奈地点了点头，给她比了个赞转身走了过去。

他把绳子递给山路牙子边站得整齐划一的男人们，对他们说：“各位，我们没有沉重物可以依靠，只能靠大家了，绳子一定得拽紧。”

“没问题。”这三个字此刻显得特别铿锵有力，气势磅礴。

几个大男人齐声呐喊，包括刚才那个自告奋勇且总是怼人的男人，此刻瞧着山崖边上的苏安希，那眼神都是满满的崇敬和爱慕。

苏安希抿唇深吸一口气，继而转到一棵树旁扶稳，开始朝车里的人发号施令：“好，现在把车门再打开，你们的重心一定要保证不能前倾，尽量往后下方压，可以了，姑娘你现在慢慢爬出来，压低身子，越低越好，副驾驶位上的同志，你小心地跟着移到驾驶位，别看下面，一定别看，动作要轻和慢……”

“车动了。”副驾驶位上的男人惊慌失措地大喊起来。

“别管车，别大声叫，不想死的话继续挪动。”

苏安希也是心脏都快跳到嗓子眼儿了，根据她的判断，这车快要不堪重负了。

就在驾驶座上的女人刚刚爬出来，伸手抓到苏安希的手，就在副驾驶座上的男人成功地从驾驶座爬出半个身子的关键时刻……

树枝断裂，汽车毫不犹豫地跌落下去，被绑着绳子的男人悬挂在崖边，尖叫声不断，周围激起了层层灰土，朦朦胧胧一片，像一道屏障将两

边的人隔离开。

惊魂未定，险中求生，车毁了，幸好人都平安地获救。

被救的几个人一个劲儿地跟苏安希道谢，跟大家道谢。

恭维、感谢、热泪盈眶都是劫后余生的特定环节，他们作为医生虽然早已习惯，可是这一次似乎又不太一样。

张副院长叫人把他们送到安全地点检查伤势，苏安希这才能耳根清净。

雨过天晴，天边挂起一道绚丽的彩虹，青山环绕，斑斓夺目，眼下的景象可称得上陌路的希冀。

廖志平走过来递给苏安希一瓶水，不由得打趣：“果然又是军人又是医生，哪种救人方式你都不落后。”

苏安希没接水，一把按着廖志平的手臂，紧紧地掐着：“让我缓缓。”

廖志平被苏安希掐得肉痛，横眉竖眼地瞪着她，“别以为你漂亮就可以对我为所欲为啊！”

“腿软。”苏安希抬起头很是无奈地看向廖志平，苦笑一声，“吓的。”

廖志平没忍住扑哧一笑：“现在知道后怕了？走，过去坐坐，瞧你这点出息。”

“也不知道刚才是谁脸都吓白了。”

“我那是皮肤白皙，多少人羡慕都羡慕不来。”

“不好意思，这么白的确实羡慕不来。”

“苏安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扔下去？”

“……”

方泉武警交通队、公安和消防都前后脚赶到，才知道医疗队也被困在了半道上，于是又立即跟上面汇报了情况。

而就在不久之前，张副院长也 already 跟方泉那边的领导取得了联系，现在就等人派车来接应他们。

正值中午，条件有限，大家只能将就着吃点儿饼干、方便面这些好凑合的果腹。

被困在此处的医护人员和人民群众或蹲或站地在路边一边吃一边瞎聊

天，苏安希听着大家一口一个缘分、一句一个运气好回头就买彩票之类的话语，暗自发笑。

说着说着，有人想起了之前救人的事，不由得开口询问：“苏医生，你救人为什么要在纸上写公式啊？”

“也没什么，就是根据车内外的情况以及当时的位置，加上不同的面积和体积，身高、体重的差异，空气湿度、密度，风力、风向什么的，用公式进行推算，这样救人会比较精准和科学。”

苏安希自认为自己说得浅显简单，不过，显然大家都没琢磨明白。

所有人都是一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迷惘模样，只能一个劲儿地点头，开口赞叹：“厉害啊，用公式也能救人，太牛了。”

“那是，当年的全市理科状元可不是瞎撞上的。”廖志平把泡好的方便面递给苏安希，得意地笑道。

苏安希白他一眼：“所以呢？那是我，你得意什么？”

廖志平呵呵一笑：“同学一场，我这不是与有荣焉嘛！”

苏安希但笑不语，揭开方便面的纸盖子，一股热气混着香味扑面而来，她这才感觉到自己真的是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与此同时，她耳边响起小姑娘惊叹的声音：“哇，快看快看，那位少校好帅啊！”

小姑娘的话音刚落，就有人兴奋地附和：“看到了看到了，那身材，那长相，那气质，完美啊！”

苏安希一听，不由得抬眼看去，就那么一眼就像是被人点了穴道似的，面含在嘴里飞流直下面汤里，澄澈莹亮的双眸却仿佛失去了焦距。

等她回过神来，快速咬断面条，含糊地将口中的面条囫囵吞咽下去，蓦地转身把面和汤尽数倒掉，用方便面盒子挡住自己的脸，准备起身撤到一旁不显眼的位置去。

却未料想事与愿违……

“嘿，军医同志，你怎么了？”那位之前怼她的男人就在这时好死不死地挡住了她的去路，笑意盈盈地问，“干吗拿面盒子挡脸啊？”

“别挡路，起开。”

苏安希说完往左绕，男人也走左边，她又走右边，男人跟着走右边。

她气得叹了口气，咬咬牙，干脆一屁股坐在旁边的石礅上，继续拿方

便面盒子挡着自己，心跳却明显加速起来。

此时此刻，苏安希想死的心都有了，偏偏是这么狼狈的样子，该死的墨菲定律。

“我就想跟你道个歉，先前是我不对，咱俩交个朋友……”男人也在苏安希旁边站着，面向她，语气轻柔，笑脸迎人。

苏安希现在全身心都系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暗自祈祷他看不见自己。

奈何上天总喜欢捉弄人，一双黑色的作战靴就这么突然地出现在她的眼下，随即她手上的面盒子被一只大手强势夺走。

苏安希沿着黑色的作战靴往上看，两条“迷彩”大长腿，再往上看，迷彩作战服，腰间的武装带更显得他肩宽腰窄，挺拔威武。

可是，作训帽的帽檐下，那双悠长而深沉的黑眸里却划过一丝几不可察的痞。

他淡淡地瞥了一眼苏安希身边站着男人，然后便旁若无人地盯着她瞧。

短短几秒仿佛走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他却用谈论天气般的语气对她说：“别挡了，没穿衣服的样子都见过。”

此话一出，所有听到的人都停下了手上的动作，纷纷看向站着和坐着相对立的两人，惊讶得似乎忘了呼吸。

苏安希一听，先是一愣，随即心里默默地骂了一句：浑蛋。

很快，她便恢复了神色，抬起眼与他对视，压制住胸膛中那颗狂跳的心脏，勾起唇角，也用毫无温度的语气皮笑肉不笑地回了他一句：“说得就像是我没见过你没穿裤子的样子似的。”

于是乎，刚刚走过来的几名特战队员就这么恰巧听到了这一句话，其中一人还笑着问：“队长，我猜这是句绕口令吧？”

玩笑过后，空气却骤然凝固，所有人更像是在期待谁来解开一个历经千年的未知之谜，眼神、姿态、神色、表情都做好了八卦的准备。是不是绕口令其实在场的诸位都心知肚明，但是因为气场强大的少校同志，无人敢打响这头一炮。

“队长，认识的？”夏俊楠爽朗的声音打破了此刻诡异而尴尬的氛围。

所有人都齐刷刷地看向说话的这位武警特战队员，白白净净的小伙

子咧着嘴笑出一口大白牙，脸上是显而易见的好奇和别有意味。

夏俊楠是队里的智囊，机灵得跟猴子似的，一眼就瞧出了点儿什么，在场的人多，不太好问得直白，所以委婉地用了“认识”俩字探个口风。

苏安希缓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刚才冲动了，面对徐彧，她一贯的冷静自持好像都会显得微不足道。

以前是，现在仍是。

可她又何曾料想，冲动的又岂止她一人。

苏安希看着徐彧，很快又不自觉地移开了目光，她能清晰地感受到脖颈间突突而起的跳跃，更能感觉自己眨眼间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全身的血液在放肆地游走，完全不受控制。

紧张，比先前救人时还要紧张。

霎时，徐彧脸上的那一丝痞笑消失得无影无踪，转换成一张冷漠的俊脸，一双淡漠的深眸扫过苏安希的脸，低沉的嗓音伴随着喉间显而易见突出的喉结上下滚动，十分随意地撂下了两个字：“老乡。”

极其简单而本应让人倍感亲切的两个字，却让苏安希的心瞬间跌入寒潭。

是啊，如今他跟他的关系不就是再简单不过的“老乡”二字吗……

“渝江人？”夏俊楠一听，眼睛瞬间晶亮起来，连忙看向苏安希胸前的名牌，“我也是，你叫苏……哎哎队长……哎哎哎……”

夏俊楠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徐彧提着领子拎走了，那字正腔圆且带着零星训斥之声渐行渐远：“清点人数，瞎套近乎个屁，跟人很熟？”

“……”

队长发令，无人敢违抗，其他队员也赶紧跟上脚步忙活去了。

走在最后的男人迈开步子，想了想又回身，这是个块头挺大、皮肤黝黑的士官，朝苏安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一嘴方言味儿：“不好意思啊，咱那队长说话就跟冻冰棍儿似的，别介意啊！”

苏安希微微一颌首：“你们是方泉支队的？”

张忠点点头：“那可不，这不刚刚驻训完回来接到消息，就顺道过来接应你们医疗队了嘛！”

原来如此，苏安希一早就瞧见了他们的臂章，特战队的，照常理来说是不会派遣特战队来接人的，并且还是一整个特战队来接应他们，原来只

是顺路而已。

“那你们先休息，处理好能走了再来叫你们。”张忠挠挠后脑勺，也不知道该说啥了。

苏安希点点头：“谢谢。”

张忠憨厚地笑着点点头，转身离去。他是觉得这位女军医吧，美是美极了，就是给人的感觉冷冷淡淡的，还有些心不在焉。

“苏医生，你跟刚才那位少校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终于憋不住的小护士偏着头特别兴奋地问道。

苏安希一转眸，发现坐一路、站一路的人都纷纷注视着她，好奇宝宝似的等待着她的答案。

她站起身来，暗自咳了咳，说：“不是说了吗？老乡。”

“不能吧，你们说那话可不是老乡那么简单，没穿衣服、没穿裤子什么的。”平日里爱跟苏安希插科打诨的小王护士一脸暧昧，站起来凑到她身边，笑嘻嘻地继续一语道破，“是前男友吧？”

所有人都眨巴着眼睛盯着苏安希，恨不得给她来个全内外X光，再来个CT扫描，实在不行就上磁力共振，总之要全面透析，挖出真相。

苏安希白了一眼小王护士，郑重地对大家说：“行了啊你们，不当狗仔都可惜了，我跟那位少校同志是一个院子的，小时候的玩笑话，别当真，我跟他真不熟。”说完，苏安希赶紧逃离八卦现场。平日里就是对她们几个太友好了，再问下去真能把她问蒙。

“那个，我……我……哎哎……”一直被晾在一旁想要插话的那位搭讪男，一句话没能插进去，望着那缕绿色笔直的背影，暗自伤春悲秋。

“苏安希，苏安希……”廖志平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了，一把将苏安希拽到一边，神秘兮兮的样子，“你猜我看见谁了？”

苏安希抢过廖志平手里的饼干袋子，取出一块往嘴里塞，一边漫不经心地咀嚼着没啥味道的苏打饼干，一边抬眼看一眼廖志平，回答：“徐彧。”

廖志平瞪大眼睛，指着苏安希：“见到了？果然是老相好，这才多大会儿，你俩都见上了。”